

外傭產子加劇 公民黨是禍首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近月公民黨協助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令不少外傭認為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再不是遙不可及，有一班大狀及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支持，在港產子後肯定可以取得居港權，導致近期外傭在港產子的數目不斷上升。外傭在港產子非自今日始，但令到問題加劇的罪魁禍首當屬公民黨無疑。就是公民黨為了一己政治利益，僱主及社會都要承受惡果。作為香港的政黨，公民黨如此靠害中產，禍害香港，視港人福祉如無物，已經得失了主流民意。早前梁家傑表示區選形勢嚴峻，所言非虛。

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在星期四將有裁決，案件引發市民的廣泛憂慮。民建聯日前帶同在全港收集到的91,290個簽名，發起請願行動，表達市民擔憂。民建聯並促請政府盡快就法庭可能作出的判決，制訂相關應變方案，減輕案件對本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政府應廣泛宣傳有關應變方案，讓市民了解政府的對策，釋除市民的憂慮。民建聯在外傭居港權一役，始終站在市民這一邊，為市民的訴求發聲，為社會的利益發聲，反映民建聯是一個真正為市民做實事的政黨。相反，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反對派開口閉口為市民爭取權益，但卻罔顧香港利益支持外傭爭取居港權，在重要關頭，誰才是真正為港人利益設想，一目了然。

居權案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市民的憤怒其實不難理解。天下本無事，僱主與外傭一直相處融洽，聘主善待外傭，外傭也沒有非份之想要取得居港權，大家相安無事。然而，公民黨卻發起司法覆核，為外傭爭取居港權，為本港埋下巨大的「人口炸彈」，為自身開拓數以十萬計的外傭票源。結果卻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將各種後遺症甚至不幸都帶來香港。現在社會擔心有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取得居港權，佔用本港的各種社福開支只是第一重影響，其他的後遺症仍將繼續浮現。現時首先浮現的便是加劇外傭在港產子問題。

有外傭僱主團體發現，近年外傭留港待產的個案大幅增加，較兩年前急升兩三成，幾乎每個月都有外傭懷孕個案。而且不同的是，過去外傭在港產子大多會接受僱主的解約安排，返回家鄉分娩。然而，近年一些菲律賓、印尼的報章，不斷鼓吹外傭在港產子可取得居港權，父母並可藉此雙雙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吸引不少外傭「冒險」懷孕。而近月公民黨協助外傭爭取居港權的官司，更令不少外傭認為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不再是遙不可及，有一班大狀及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支持，在港產子後肯定可以取得居港權，導致近期外傭在港產子的數目不斷上升。

在多個親家討論區上，不少僱主家長已經抱怨聘請的外傭懷孕，部分是在家鄉放假回港後旋即懷孕，部分甚至是在港工作期間懷孕，而且他們都堅持在港分娩，就算僱主補足薪金她們也拒絕解約，這令不少僱主不勝其煩。外傭在懷孕期間根本不方便工作，很多家務都難以交付她們處理，聘請外傭不但幫不到手，隨時要僱主反過來照顧她們。而根據傭傭條例，除非外傭自願回國產子，否則僱主不能作任何行動，如果僱主堅持解約，隨時會觸犯歧視條例惹上官非，僱主只有強吞苦果。而外傭在港所生子女，根據法例可領取香港出世紙及擁有居港權，連續居港滿7年之後，更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享用本港的所有福利，不但對僱主帶來沉重的負擔，更會加重本港的福利開支。正如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羅華典擔心，「將來外傭或會利用家庭團聚等理由申請居港權，引發更多社會問題。」

公民黨激發眾怒選情難樂觀

固然，外傭在港產子非自今日始，但令到問題加劇的罪魁禍首當屬公民黨無疑。就是公民黨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以助外傭爭取權益為由提出司法覆核，官司若勝香港肯定會受到巨大衝擊，就算官司失敗都帶來了不少影響，最明顯就是「鼓勵」外傭想方設法取得居港權，在公民黨支持下未來肯定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外傭官司，僱主及社會都要承受惡果。作為香港的政黨，公民黨如此靠害中產，禍害香港，視港人福祉如無物，已經得失了主流民意。早前梁家傑表示區選形勢嚴峻，所言非虛。

事實上，區議會選舉一般較着重地區事務及參選人的往績，政治議題在區選都不易炒熱。然而，這次外傭居港權官司並非是一般的黨派之爭，而是關係本港的社福、房屋、入境等政策，影響本港未來的人口結構，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在區選中外傭官司肯定會成為其中一個討論的議題。而這次事件也是一面照妖鏡，照看政黨究竟是站在港人利益發聲，還是為外傭利益發聲。所以，始作俑者的公民黨已不敢再派出大規模的參選陣容，正是因為外傭一役已經激發眾怒，基本上保住現有的議席已是超額完成，更不要說大幅增長。黨魁梁家傑也表示不會派人參選明年的特首選舉，是自己知己事，提早棄權勝過丟人現眼。而其他反對派政黨如民主黨、民協等都不敢再公然支持外傭，正說明事件對於選舉的殺傷力，也反映市民的憤怒，公民黨最終也要在選舉上「港債票價」。

政經多面體

新的亞洲金融風暴正在醞釀中

曾淵滄博士

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推出一項名為扭曲操作的政策，方法是由聯儲局買入美國長期國債同時賣出短期國債，目的是壓低長期國債的利率。在美國，一般買

房屋的人借錢的利率計算方法多是長期定息，以固定利率來付分期付款。而貸款的利率既為長期不變，一般會參考、對沖美國長期國債的利率。因此，美國聯儲局這麼做的目的，的確是為了支撐美國房地產市場，希望為房地產市場提供一個低利率的貸款環境。

扭曲操作誘發新一輪炒作

2009年3月，美國聯儲局第一次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印了1.7萬億美元投入市場。2010年11月，美國聯儲局再第二次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印了6千億美元投入市場。美國聯儲局狂印鈔票的結果是美元貶值，再加上美元利率接近於零，於是引來全世界的炒作，世界各地都有人借美元轉換其他貨幣以套利。

可是，這一回美國聯儲局一買一賣國債之中，不再增加貨幣供應，不再印鈔票。買入長債的金額與賣出短債的金額相等，美國不印鈔票的結果是過去偏軟的美元突然轉強。美元一轉勢，結果引來了新一輪的炒作，這類炒作的力量更強，是狙擊式的炒作，是對亞洲新興國家的狙擊。目前，一些亞洲國家如韓國、菲律賓已面對狙擊，其貨幣匯率急跌，那是借美元的投機者急着平倉，導致其貨幣匯率跌勢更急。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就是從亞洲貨幣遭狙擊而開始，那時候也是美元強勢的結果。目前，除了韓國、菲律賓外，其他國家的貨幣也從高位回跌，香港貨幣若不是與美元掛鈎，相信也一樣會面對狙擊。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留意、關心美元轉強所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國際大鱷的狙擊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正式爆發時是當年的7月2日，當日泰國貨幣遭到狙擊而政府無力托價，不得不讓其貨幣貶值。從那一天開始，亞洲，特別是東北亞、東南亞的貨幣全遭狙擊，經濟損失巨大，我們不可忘記過去的教訓。

港元與美元掛鈎有現實需要

貨幣的狙擊與股市的狙擊是同步的。現在，看看東亞地區的股市，其跌幅與美國比較，的確跌得更重。這是大鱷狙擊的結果。有理由相信，一場新的亞洲金融風暴正在醞釀中。國際金融形勢千變萬化，不久前，香港民間許多聲音要求港元與美元脫鈎，理由是港元隨美元貶值，這些人認為港元隨美元貶值是導致通脹的主因。這些人不知道，貨幣的匯率由急升轉為急跌的過程所帶來的問題與災難是更嚴重的。如果過去兩年港元沒有與美元掛鈎，的確可能升值，但是升值後再面對狙擊式的貶值，帶來的將是恐慌、混亂，熱錢一進一出只會帶來破壞而不是繁榮。

面對全媒體時代和中國經濟的崛起，華文媒體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20世紀末以來的新移民浪潮，超過百萬的華僑華人移居到世界各地，為華文媒體開闢了廣大的市場。而全球媒體共同面對的網絡化變革，在傳統紙質媒體市場不斷縮小，網絡媒體不斷壯大的背景下，華文媒體面臨新的挑戰。筆者認為華文傳統媒體求變的重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盡快進入網絡，興辦網絡版；二是盡最大努力加大新聞的覆蓋面，向受眾提供多方面的資訊。

9月18日閉幕的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發佈的《重慶宣言》，表達了全球華文媒體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平衡、合理的國際話語新體系的決心。宣言表示，當前全球媒體格局正處於變化調整的關鍵時期，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遍佈五大洲的華文媒體既是所在地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面臨着難得的發展機遇。我們將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增強傳播力，提升公信力，以最大的信心和決心，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平衡、合理的國際話語新體系。

中國經濟崛起是華文媒體巨大機遇

隨着經濟高速度增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高度關注；同時很多國家推行多元化的發展戰略，對各個族裔的發展尤其是華人的聲音也越來越重視。世界確實正在發生着變化，中國經濟的崛起確為全球華文媒體的發展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機遇之下，華文媒體將站在中國肩膀上發出中國的聲音，但西方媒體尤其是英語世界為代表的主導世界輿論的大格局亦未發生大的變化。處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華文媒體不僅致力於溝通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在全世界放大中華民族的聲音包括中國人自己的聲音，為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海外華人的族裔利益而努力。

面對全媒體時代和中國經濟的崛起，華文媒體的發展挑戰與機遇並存。2011年8月15日，由國務院僑辦等機構發佈的首部華僑華人藍皮書《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指出，進入21紀之後，兩大主要因素決定着華文媒體又面臨着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一是20世紀末以來的新移民浪潮，超過百萬的華僑華人從大陸、台灣、香港移居到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為華文媒體開闢了廣大的市場；二是全球媒體共同面對的網絡化變革，在傳統紙質媒體市場不斷縮小，網絡媒體不斷壯大的背景下，華文媒體的創新與發展出現了新的挑戰與機遇。

「爭奪眼球的戰爭」

在信息的傳播速度如此迅速的今天，「人們的注意力，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為爭奪這種資源，傳統媒體和新興的媒體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有人將此稱為「爭奪眼球的戰爭」。從傳統技術上看，新媒體主要是以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為基礎，以電信網絡作為運作平台的媒體形態，它包括使用有線與無線通道的傳送方式，比如互聯網、手機媒體、移動電視、電子報紙等等；從信息的呈現方式看，新媒體的信息，主要是以聲音、文字、圖形、影像等複合形式呈現的，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可以進行跨媒體跨時空的信息傳播，進一步看這種信息呈現還具有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互動性等特徵；從受眾接受方式看，這類題材的信息，具有快捷、方便、深化兼備等優勢，受眾接收新媒體信息，大多不受時間、地點場所的制約，受眾可以隨時通過新媒體在電子信息覆蓋的地方接收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信息。

新媒體的崛起是全球媒體業變化的一大趨勢，微博、電子雜誌、手機報、移動電視等新的傳播形式層出不窮，這對以傳統媒介為主體的海外華文媒體帶來

陳日君「國民教育危險論」反映其賣港心理

蕭 何

陳日君退而不休，企圖把持和綁架教會學校，反對港府提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他公然說，德育和國民教育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他非常擔心這會演變為「法西斯式極端國家主義」，「毒害香港下一代」，「你究竟想教甚麼呀？」，「是否完全服從中央指示先算愛國？」他的邏輯是：「強迫百姓愛執政黨的納粹黨和法西斯，就是國民教育」，「所謂溫水煮蛙，呢啲問題唔係多餘」。他居然得出結論：出於愛國，就要反對國民教育，就要制衡政府，甚至公民抗命。

陳日君露骨地反對政府、反對學生了解國家歷史、反對學習了解國情，只允許他們推動反中路線的言論，使他的所謂「宗教樞機」的面目大暴露了。他是政教合一的大騙子，也是教會沙皇，一直都反對香港回歸祖國，反對「一國兩制」。正因為如此，他頑固地堅持着港英年代的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奴化教育，不允許青少年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和歷史，不允許青少年認識自己的祖國，一味崇洋媚外，把他們訓練成為為外國人服務的「高級華人」，中國人不能上中國歷史科，不能認識中國，如果他們認識了國家，原有的教育路線就會失去存在的價值，奴化教育的堡壘就會崩潰。陳日君的特權邏輯就是，教會拿特區政府的教學經費是天公地道的，回歸祖國之後，認同特區政府的課程安排，讓學生了解祖國、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公民，教會學校則是沒有義務的，而且有責任反對，並攻擊國民教育是法西斯教育。

暴露崇洋媚外的「宗教樞機」面目

所以，陳日君假稱愛國，假稱維護「一國兩制」的真面目，就徹底地暴露在香港人面前了。他對德育、國民教育也有雙重標準，他一定要在兩地之間垂下鐵幕，誰想了解一下中國真實的情況，擦亮眼睛，做一個中國公民，這就是「政治洗腦」，這就會變成了「法西斯國家主義」。在英國殖民主義管治年代，封鎖對中國的認識，禁止放映反映中國現實的電影，禁止遊行示威，三個人聚在一起就是非法集會，要判處坐牢，如果在思想上希望回歸祖國，形成文字，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就要判處坐監，監禁在赤柱監獄，如果你是社會上的領袖，可以不經審訊和起訴，關押在摩星嶺集中營，坐牢遙遙無期。陳日君從來沒有說這些殖民主義的統治是法西斯。

回歸之後，香港的集會自由、遊行自由、人身自由，遠遠超過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這是中國強大給中國公民帶來的進步和幸福。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徒都有國家，國家的興盛和強大，帶給了每一個國民幸福和自尊。教會應該認同這是上帝的恩澤普及世人、賜福信眾的具體表現。所以，美國的教會學校，一樣設有美國歷史科和國民教育，教會學校會帶領學生到水牛城、波士頓、伊利運河、紐約和華盛頓，參觀美國立國的古跡和博物館，認識自己國家發展的歷史，認識國情。每一天早上，神父帶領着學生，領唱美國的國歌。英國的國歌，更是「天佑吾王」。如果說，上帝對所有國家的人民是平等的，祂也應該讓香港人，讓教徒作為一個公民而自豪。國家是保障國民利益的最有力機器。以色列建立國家，就是從聖經中找到了依據和精神力量。陳日君把國民教育說得一片漆黑，不是在傳教，是撒謊。十誡，就是要教徒誠謊言。破了十誡，陳日君必然露出馬腳，自己以行為證明是為美國勢力服務的政治騙子。

不斷向「洋主子」獻計奉承

聖經說：「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維基解密」日前公開的大量機密電文踢爆，陳日君打着天主教「樞機」的名號，實際一直擔當為梵蒂岡提供中國政策建議的角色，並作為「線人」向美國提供內地和香港情報，以賣港求榮。電文還揭露陳日君曾將李柱銘、黎智英介紹給梵蒂岡教皇，「宗、政、媒」三者勾結，被批暗藏政治陰謀。其賣港的醜惡行徑，獲領事館「賞賜」了「捍衛宗教自由敢言者」和「推動香港民主領導人物」之名。作為「線人」，陳日君除向領事館洩密外，亦不斷向「洋主子」獻計奉承。文件透露，在談及內地政治改革情況時，陳日君說，內地持續進行經濟改革，卻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是很危險的。他認為，若由西方國家聯合起來介入中國事務，可以另有一番作為（Make a difference）。

現在，他又再向外國勢力獻媚，力言教會學校可作為一個陣地，反對特區政府的課程編制，反對德育和國民教育，無非是要通過沒有國民教育的奴化教育，繼續把香港年青人培養成反對派，對中國無知和仇視，以利他們的欺騙使之介入中國的顏色革命，再圖他「另一番作為」的計策罷了。